

□散 文

沉睡的酒缸

徐明光

清明从墓地回，我又情不自禁走进老屋。虽知老屋早已物是人非，沉寂多年，但不去转转，会揪心，会不安。

把门窗全打开，让紧闭的老屋透透气，吹吹新鲜空气；把桌椅擦干净；拂去父母亲照片上的浮尘，凝视慈祥和蔼的双亲，我仿佛又回到孩童时代。

门前园子里，父亲栽种的桂花树又长高了，但不知被谁砍掉了下面的枝丫；冬至时还好好的。

走进厅堂后面的杂物间，父母在世时用过的竹编碗橱里，碗、盘、筷，原样放着，好像还在等主人一起共享快乐时光。父亲用积累多年的牙膏蒂头，请匠人手工打制、用了几十年的“温酒壶”，仍静静地躺在一边。

在墙角角落里，陪伴了父母亲六十多年的“老酒缸”，蒙上了厚厚的尘；但在杂物堆里，仍不失当年的厚重和豪气。是啊，这老酒缸，承载着母亲的辛劳和智慧，它流淌出的是幸福和快乐，更是家里春节待客的最高“标配”。

孩童时，每年夏天，母亲会让我们去溪边，寻割辣蓼草。它生长在水边，喜潮，

不成片，要寻好几里路才能割满一篮子。累了，就在溪边鹅卵石上躺会儿，望着头顶白云悠悠飘过，听着河边柳树上蝉声起伏。来兴致了，捡一块薄薄的小石片，低头弯腰，用力贴着水面丢过去，比谁划出的水圈多、飞得远。

辣蓼草背回家晒干后，切碎，在石臼里春成粉末状，母亲再把它撒入粳米粉里，搅拌均匀，捏成一个个汤圆状，然后放在铺着稻草的晒箕里晾干，几天后就发酵长毛。等干燥了，就放在坛子里密封，到了冬季，当酿酒的药引子。

每年春节前，老妈便会用省下来的粳米，向邻居家去换来几十斤糯米，自制一缸米酒，春节待客用。

家里人多，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小孩子不上桌。开饭了，母亲给我们盛上番薯饭，给我们夹上萝卜、青菜等蔬菜，让我们端着碗到门口石凳上坐着吃；运气好时，偶尔能分到一调羹水波蛋。正月里待客，桌子中间摆放的那条鱼，或猪蹄膀，都知道是看看的，客人也懂，不会去动筷子，要等到正月十五过了，才可以吃掉。

虽然上不了桌，但我非常企盼家里

来客人。来客的日子，母亲格外忙碌，变着法子，把平时省下的鸡蛋、鱼干、黄豆等，从坛坛罐罐里拿出来，甚至还会破例到三里路外的供销社，买来几条剥皮鲞，割来几斤肉。来客天，每人都欢快地忙碌着，满屋猪油飘香，伴随着南瓜子爆炒的噼啪声，客人随意放声说笑，就连平时威严的父亲也会露出笑容，一边陪着客人嗑南瓜子，喝着老妈自己采制的绿茶，一边讲着徐文长、陈九斤的故事。在那年代，虽然物资匮乏，但待客仪式朴实而隆重，那礼节和亲情环绕的滋味，在整个厅堂里回荡。

我负责帮母亲烧火。看着一锅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妈妈菜”出锅，在缺油少盐，难得闻到肉香味的岁月，我饿得直咽口水。偶尔，老妈会把粘在锅铲上的肉末往我嘴里塞，算是对我的慰劳。开饭前，母亲便会让我去楼 upstairs 老酒缸里打酒。记得那一次，打酒时量没控制好，下楼梯一晃，溢出酒壶。我觉得太可惜，就连忙喝掉了几口。顿时，一股热乎乎的感觉立刻传遍全身，脸上也火辣辣的烫。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老酒的味道，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深深烙在心里。那

时我真不明白：这怪怪的味道，为什么能让父亲和客人如此放松心情？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老夫子把古人生寿和到处欠债赊钱喝酒联系在一起，有点为酒代言的味道。但适量喝点酒，对身心愉悦，或许有一定好处。

在2008到2018年间，每年的重阳节、春节，我都会邀上同事好友，去慰问几位百岁老人。蹲在地上，望着他们刻满岁月年轮的脸，听他们讲述年轻时的故事；和他们交谈中，发现好多百岁老人都说晚上会喝几口绍兴老酒。

也许，老人最怕的是寂寞。吃晚饭时，有几孙陪着，有说有笑，喝几口老酒，延长用餐时间，是他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况且，冬天喝几口酒精度不高的老酒，对老人舒筋活血、暖身子也有一定帮助吧！

人生如酒。老人喝酒，他们是在回忆一生的酸甜苦辣；是在激活沉沉的青春年华和欢乐时光；是在诠释细品慢酌的做人处世之道；是在享受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

□诗 歌

闻 夏

程晋昌

入夜
没有月的摩娑
也无喧嚣的雷响
淡淡的白云
石塔
池水
香樟树
隐在小路拐角的亮光
轻轻摇晃
晃去俗尘的杂想
漾在水波里
田间的莲叶上
谱写一曲美妙的乐章
一只新冒的细笋
在寻觅季节的踪影
暗影中
悄悄触摸它的翅膀
静静的竹林
唯闻蛙虫的偶唱

风的轻抚
一阵阵暖意

拂进小窗
也拂来沁馨的花香
是牡丹盛放的高洁
是牵牛藤散出的清盈
是海棠纹露的芬芳
是鸢尾草流溢的淡妆
是含笑花矜持的幽香
难以忘怀的味道
浸润绵绵的香
这是季节率真热烈地表达吗
还是烂漫时节的本色秀场

此刻
无法甄别
唯有沉醉，沉醉
打开心脾
尽情地舒享
哦，载满了它入睡
化作香甜的蜜
融进甘醇的梦乡

缄 默

边家强

初夏，紫金山被另一种色彩包裹
同样充满热情。处在分水岭
我找不到平衡
根本无法行进，无法决别

虫鸣堆满了山，并不间断散
溪水流过，水花开在紫金石上
藻类时隐时现

就像被定格的过往

草木之心回到旷野
变迁像剧情一样
枯朽的另一端，燕子正在路上
我缄默等候，风带来的每一个细

节

□散 文

榆钱熟了

李 宁

迎着不寒的杨柳风，沐着欲湿的杏花雨，我在钢筋水泥、车水马龙构筑的城市里寻觅着，寻找一份小小的、嫩绿的、清香的温暖。

每年榆钱熟了，外婆总会蒸好了送来。到底蒸多少我不知道，只晓得每个儿孙都不会少。洗净了，和上面，小火慢煮，满屋都会弥漫着一股清香。蒸好了，倒上半碗醋，和上辣椒油，拌点小香蒜，吃在嘴里有面食的松软、有蔬菜的香脆，酸溜溜、辣乎乎，还有一丝丝丝甜味呢！

儿时的我却不爱吃榆钱，有那么多可口的时鲜蔬菜来满足我小小的胃口。这时，母亲就会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榆钱，一边给我们讲起她小时候的故事。

小姨、小舅出生在60年，这对双胞胎的出生给全家人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一丝愁意——又多了两张嗷嗷待哺的小嘴。每天的餐桌上只有一样，或萝卜白菜或豆腐或豆芽煮的白米饭。外婆只能吃着这样的饭菜哺育着初生的婴儿。母亲是家中老大，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外婆操持家务，照料六个弟妹，常常处在饥饿的状态，以至于没有力气上教学楼。八九岁的大舅舅养了许多小兔子，每天放学都背着沉沉的兔草，卖兔子的钱悉数交给外婆补贴家用，却舍不得买一个烧饼，填充一下常常饥饿的小肚子。

春天来了，榆钱熟了。一放学，母亲带着弟妹妹欢欣雀跃地来到早已瞄好的榆树下。把书包朝下一倒，蹭蹭两下就爬到树枝上。坐在树枝上捋，不一会儿就装了满满一书包。男孩子脱下外裤，扎紧裤腿，装满后，再扎紧裤腰，往脖子上一搭，一溜烟地跑回家。没有那么多调料，已经是全家人的美味了。榆钱吃完，榆叶也能充饥。在困难的岁月里，榆树给了孩子们多少暖暖的、饱饱的回忆。

外婆走的那年春天，已不能给我们蒸榆钱了，甚至不能下床走动。那时，我正怀着女儿。外婆每次见到我，总是不停地嘱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我说，对我妈说，对我老公说，一遍又一遍。我告诉外婆，我每天都喝一大碗牛奶、一瓶酸奶，吃一只鸡蛋，别说苹果、香蕉，就是反季节的西瓜、草莓、菠萝、猕猴桃也没少吃，一日三餐更是营养又美味。可外婆还是不放心：“你从小吃饭就难心，瘦得一把把。一顿饭，满院子喂。”

临出门时，外婆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日渐胖起来的脸贴在外婆浮肿的脸颊上。外婆一边说“快回去吧，路上小心”，一边又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肯松开。每次离别，我起身了又坐下，抬脚了又回头，在外婆浑浊但充满温暖和牵挂的目光中，久久不忍离去。

那年三月中，榆钱熟了的季节，却反常地地下了一场大雪。在清静洁白的清晨，外婆静静地走了。当父亲神色黯然地敲开我的房门，我觉得天地突然暗淡下来，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一样了吗？这个早晨和往日不一样吗？只是下了一场雪啊！外婆还坐在床上，正惦记着我是否吃了一顿热腾腾的早餐。

直到一个人坐在办公室，望着窗外一片纯净，我仿佛才刚刚明白了一个事实。泪水汹涌而出，我失声痛哭，直到我疲惫地不想再挪动一下小手指。外婆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三个月后，我七斤半重的女儿呱呱坠地……如今她已是一名智慧又独立的大学生了，常常微信中发来异乡美景、世界美食。路越走越好了……

榆钱熟了，外婆去了。

他和她原本都在省城。他在省规划局，她在市一中当小学老师。后来，她写申请要去支教。怕男友不放心，于是，她与他约定，等她一年支教期满，就回省城，两人再正式结婚。

那天，她背起行囊到了火车站。他拿着一束鲜花去送她，并且告诉她，不管这一年发生什么样的变故，他都会一如既往地等她。她接过鲜花，深嗅一口，笑着说：“等到明年桃花盛开，我就回来与你共赴婚姻的殿堂。”说完，两人深情地拥抱在了一起。

她支教的那个学校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全村只有一条盘山公路通到山外。那天，校长领着二十多名学生到山下来接她。一下车，一条鲜红的横幅就印入到她的眼帘；热烈欢迎蒋美丽老师来我校支教！她望了一眼寒风中挺立的校长，以及那些衣着单薄的山里娃，一股热泪涌遍全身。寒风中，孩子们见老师正望着他们笑，不知是谁带了个头，大家一起大声说道：“老——师——好！”清脆的童音久久回荡在山谷，深深撞击着她的

□小小说

桃花之约

刘昌宇

心房。

第二天一早，校长领着她走进了二年级的教室，向这些山里娃介绍说，这是城里来支教的蒋老师，以后，她就是你们的班主任……孩子们瞧着青春飞扬的她，就如同看到电影里的邻家大姐姐姐的，一个个抿着嘴，偷偷地笑。

她教小学二到四年级，每天有四堂课，既要教三个年级的语文、数学，还要教音乐和体育这两门副科。这些孩子很用功，但因为底子薄，大多数学生基础都很差。她只得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一点点地给他们补习。

时间过得挺快，转眼半年过去了，远在城里的他很想她。有一天，他请了假，按着她提供的地址，到大山里来看她。看着简陋的学校，目睹着艰苦的环

境，望着她黑瘦的脸庞，他揪心般的痛。夜里，他劝她，这么差的地方你也待得下去，这不折腾自己吗，走，跟我回去！她摇了摇头，你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现在离桃花盛开还早着呢。他见她如此固执，也不再勉强，第二天一早，他一个人就悻悻地走了。

她把对他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从此，备课更勤了，批改作业也更仔细了，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群稚气未脱的孩子学到更多的本领，像山谷中的雄鹰一样，翱翔在湛蓝的天际。

终于在一个子夜时分，她累得病倒了。得之消息，校长和村长来看她，许多家长拿着鸡蛋和自酿的甜酒，在孩子们的带领下，也来看她。他却没有来，自那次回去后，他觉得她变了，变得令人不可



小船悠悠

杨南摄

□小小说

奇迹终于出现

李志杰

这天，小城的电线杆、巷子口张贴的一张张启事很吸人眼球。

寻狗启事：

爱犬丹丹于2022年3月8日在新世纪广场走失，现重金悬赏急寻。丹丹是条3岁大的雄性金毛犬，毛色浅黄，外形可爱(如图)。

每条狗狗都是孤儿，从小就离开妈妈来到我们身边。除了我们，丹丹没有一个亲人。

如果您物归原主，酬谢4万元；如果您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酬谢5000元。

联系电话：(略)

张贴启事的人叫赵林。狗狗丹丹是他一家的宠物。自从狗狗走失了，媳妇春梅整天失魂落魄，看人都愣神。儿子贝贝整天嚷着要狗狗，嗓子都哭哑了。赵林开着他的破车四处寻找，无果。情急之下，印了500张寻狗启事，张贴于小城的角角落落。

当天就接到10来个电话。赵林按照地址一一前去辨认，当然，那些狗，从外形看，颇像丹丹，与赵林却无任何眼神交流。丹丹是一只很有灵气的狗，在你烦恼的时候，它会默默地注视你，那无辜的眼神分明是为你分担忧愁；在你快乐的时候，它会跟着你蹦蹦跳跳，眼神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它便是你的开心果。

4万元的酬金确实诱人，这些人一个接一个打来，赵林已经不胜枚举。赵林骂道，这些人，想钱疯啦！一气之下，赵林换了手机号码。当然，赵林并没有放弃寻找狗狗。赵林开着他的破车，依然四处寻找。路

上，赵林每看到一只黄色的狗狗，都要停下车来，丹丹丹丹地唤着，仔仔细细地辨认，奇迹一直没有出现。

奇迹后来还是终于出现了。

那是一个午后，疲惫不堪的赵林躺在屋里的藤椅上睡觉。远远地听到有狗在叫，那声音，一阵一阵的，急急的，由远及近，赵林疑是在梦中。赵林确实在做梦。赵林梦到了他的母亲。

赵林是从农村走来的，父亲在他3岁时就病逝了。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供他上大学。赵林在城里安家立业，按理说，应该将母亲接到身边，安享晚年。可是，母亲与春梅一直合不拢。比如，贝贝很小的时候，母亲过来帮助照应大人小孩，意见常常不合，为一件小事，会拌半天。赵林夹在母亲与媳妇之间，弄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母亲要回去，母亲说，还是种点地，呼吸乡下的空气舒心。赵林也无可奈何。

赵林还是带着春梅与贝贝经常回乡看望母亲。母亲很高兴，每次杀鸡宰鹅的，忙一桌乡下土菜。临走，还要采摘瓜果蔬菜，将小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自从贝贝上学后，赵林回家看母亲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有多长时间没下乡看母亲了？有半年了吧。

赵林在睡梦中到母亲的身影，看到母亲佝偻着腰在乡下的老屋里来回走动……赵林的眼睛湿润了。赵林叫了声“妈”。一睁眼，母亲就站在身边，还有狗狗丹丹，冲着他汪汪地叫……

理喻。他觉得再这么空等下去，纯粹是在浪费宝贵的人生，他要的是“高、大、尚”的生活。

她给他打电话，想告诉她自己病了，可电话总是关机。后来，她问母亲，母亲告诉了她真相，原来，自那次从山里回来后，他很快就移情别恋，爱上了另一个女孩，连手机号码也换了。那一夜，她静静地躺在床上，一遍遍地回想起他送她时的情景，咀嚼着他说的每一句话。慢慢地她明白过来：原来，真爱不在距离上的千里万里，而在于心与心之间的疏离。

一年后，支教的归期到了。那天，她毅然走进校办公室，向校长递交了留校任教的申请书。刚走出办公室，一束红艳艳的桃花已跃到她的胸前。送他鲜花的是，三年前在此留校支教的老师大李。本来，大李的女友说等他一年后回城完婚，可中途女友却变卦了。最终，共同的理想和相同的境遇，让大李和小蒋等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言行，真诚而包容的心，收获了真正的爱情。

□散 文

老街的时光

黄廷付

正阳关老街上有一家铁匠铺。附近的人好像都不记得林铁匠的真名叫什么，不管年长还是年幼，都喊他一声林师傅，他会乐呵呵地应着。

老街人都知道林铁匠的手艺是祖传的，而且在正阳关方圆十里八乡都是首屈一指的。林师傅曾经靠他打的那一把好菜刀，就让林家衣食无忧了。年轻时林师傅和老伴每天一人抡着一个大锤，叮叮当当，火星乱窜，直到那块铁疙瘩慢慢地就变成刀的雏形后，取准河之水淬火，刀把整齐划一，打磨得光滑锃亮，一把锋利并颇具质感的好刀就算成了。沉甸甸的菜刀，交到买家手里，那人随手捡起大拇指一样粗的一根树枝，轻轻一拉，树枝就齐刷刷地断成两截。那时候要买林师傅的菜刀那可都得提前预定才行，而且林师傅的售后服务做得也非常好，这就体现了他的另一手绝活：磨剪子戥菜刀。这样一来，他的铁匠铺生意就更红火了。

俗话说，花无百日红。人们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提高，开始对超市里那种做工美观的不锈钢刀具青睐起来。相比之下，林氏菜刀虽然也锋利，只是略显笨重了。周围的人也都走出了老街，走进大城市了，老街慢慢变得冷清。林师傅也想过放弃这营生，可是自己的满头青丝已变白，而且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也即将失传，他除了对着老街一阵感叹之外，转身又提起那柄抡了半辈子的铁锤。

突然有一天，老街又有了笑声，而且笑声很长。林师傅刚往街上瞅了一眼，就被笑声包围了。

“老爷子，身体还好吧？”“硬朗着呢。”林师傅瞅了瞅问话的人，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书生模样，有点面熟，却一时又想不起来。“眼镜”朝他笑了笑，转身对那一群说笑的人道：“你们看这刀怎么样？”

“哇，好刀啊！”

“嗯，和我小时候母亲做饭用过的刀一摸一样啊！”

“那可是童年的回忆啊！”大家纷纷上前，你摸过来，他摸过去的，都有些爱不释手了。大家还不忘掏出手机来拍照。

“大爷，给我来一把刀，多少钱？”其中一个问道。

“55块钱。”“老爷子，干脆50块钱吧！”“眼镜”自作主张地替那人朝林铁匠砍价。

林师傅没说话，看了看“眼镜”。“你看看这些人，他们可不是家庭煮夫，他们买刀都是以收藏为目的。”“眼镜”话音刚落，后面立刻就有几个声音附和道：“是啊，50块，我也买把带回。”

“这个可是纯手工的，这些东西以后可真难见到了。”

“好，50元一把。”林师傅点了点头。“我要和老爷子合个影，他可能是最后的手艺人喽。”

“嗯，嗯。”当他们微笑着把菜刀放进包里时，“眼镜”背着双手，往老街的另一头走去。他的声音却在老街上飘荡，“你们可以结合自己此时的心情，构思一篇关于刀的文章，还可以通过黑与白的对比，老师傅黝黑的脸和刀的白，以及文化传承和即将消失的手艺人……”

“林老师，说得真好，我们不虚此行啊！”

“是的，跟着林老师，我们受益匪浅。”

林师傅望着那群人远去的背影，他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当年他打铁的时候，经常看到有一个流着鼻涕的小男孩呆呆地往铁匠铺里跑，直到他给小男孩递过去一块糖，小男孩才吸溜一下鼻子，咧着嘴，蹦蹦跳跳地离开。